

德川家康

〔目〕 山岡庄八 著

3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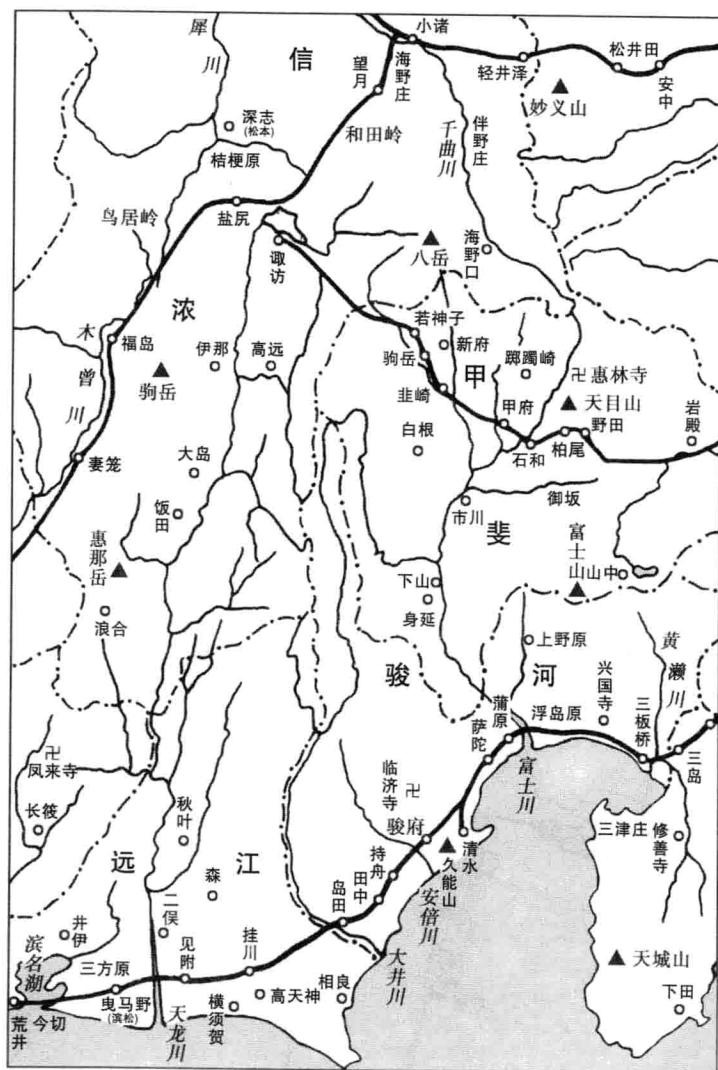
3

〔目〕山冈庄八 著

陈都伟 译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Kōshū Kaidō route from Shinjuku to Edo. The route is shown as a solid line, with branches leading to various destinations. Key locations along the route include Shinjuku, Maebashi, Utsunomiya, Maeda Castle, Maeda's Domain, and various smaller towns like Maeda, Maeda, and Maeda. The map also shows the surrounding terrain, includ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信浓・甲斐・远江・骏河要图



目录

- 一 天下布武 /1
- 二 家康急谏 /11
- 三 白昼之梟 /31
- 四 与狼与狈 /40
- 五 初战小谷城 /49
- 六 西乡阿爱 /64
- 七 施暗刺 /74
- 八 人生歧路 /85
- 九 会战三方原 /95
- 一〇 死地生后勇 /109
- 一一 后院乱起 /119
- 一二 甲府虎殇 /139
- 一三 德姬报信 /156
- 一四 女人战伐 /166
- 一五 恶子恶行 /176
- 一六 魑魅魍魉 /185
- 一七 少主锄奸 /194
- 一八 蛀虫蚀城 /203
- 一九 内应夫人 /213
- 二〇 女刺客 /225
- 二一 长筱合战 /236
- 二二 德川将胜 /254

- 二三 女随母志 /263
- 二四 新子遭弃 /271
- 二五 久政殉城 /281
- 二六 再战小谷城 /294
- 二七 覆巢完卵 /303
- 二八 羽柴秀吉 /312
- 二九 阿枫遭屠 /327
- 三〇 远交近攻 /339
- 三一 家康设伏 /349
- 三二 残杀小侍从 /365
- 三三 高天神城 /377
- 三四 弥四郎之计 /389
- 三五 回头是岸 /398
- 三六 东窗事发 /406
- 三七 嫁贼随贼 /418
- 三八 裁决者 /425

一 天下布武

元龟元年（一五七〇），春。

耀眼的阳光洒满了走廊和庭院，布谷鸟的叫声时近时远。

织田信长穿戴得格外整齐，端坐于卧房。送往伊势各神社的安抚状上，都由他亲自盖上“天下布武”的大印。木下秀吉——曾经的那只“猴子”，表情有些骇人，在一旁微微地笑着。

信长已不再是以前的信长，他平定了近畿和伊势地区，正如他的大印“天下布武”所宣称的那样强大、威严。而秀吉亦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藤吉郎。经过数次大会战，凭借杰出的才能和表现，秀吉步步高升，如今已在今滨地区领有三万石俸禄。

“家康还好吗？”信长问。

秀吉呵呵笑了。

“古怪的家伙，笑什么？”

“主公在二十二三岁时考虑的事，家康现在似乎也在考虑。”

“你所指为何？”

“生育子嗣啊。”

“哈哈。原来是他染指侍女之事呀。对了，家康今年多大年纪？”

“二十九岁。他比您小八岁。”

“二十九岁，稍微晚了些。”信长不再言语，继续盖着印章。过了一会儿，他又忽然问道：“结果如何？”

“此事不像打仗，可速战速决；更非攻城略地，可立刻溃堤如决。”

“你恐不知其中原因，可以将那理解为上天对他违背我信长的惩罚。”

“不，他哪敢违背您。总是有女人前去游说，大概不久就会——”秀吉其实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当初他背着信长，排除了众人的阻碍，神不知鬼不觉娶了足轻武士头领藤井又右卫门之女八重。

想起当时情景，信长至今为秀吉的才能折服。猴子明知直接向又右卫门挑明定会遭到拒绝，便央求好友前田又左卫门利家先收八重为妾。

藤井又右卫门一听，又惊又喜。对方出身名门，又刚被信长提升为统领七田町的大将。

“前田大人，您在说笑？”

“你看我像在说笑吗？”

“在下明白了。我一定会说服八重，一定……”藤井痛快地应了下来，但早已和藤吉郎私订终身的八重却毫不领情。“前田大人已经有了贤惠、聪明、美名远扬的阿松夫人。请您坚决拒绝这门婚事。”

听到女儿的话，又右卫门不禁脸色发青。一看他神色异常，利家就催逼得更紧。如此一来，能够从中调解的，只能是又右卫门以前的部下、先前的厨监木下藤吉郎。

猴子听到藤井又右卫门向他拜托此事，在厨下锅台旁装模作样地双手交握。

“你和前田大人是至交，能否替我向他道歉。八重死也不从呀。”

“啊呀，那可不好办。这本是桩不错的婚事，大概她是因为害羞，你再去问问。”

又右卫门只得颓然回去，但得到的答复仍然如前。

其间，藤吉郎则又跑到利家处，央求他“请再催逼一次”。于是在又右卫门劝说八重时，使者到了。“前田大人再无面目见人。即使刀兵相见，也要娶八重为妾。”

又右卫门听到使者的话，不禁起了切腹的念头。正在此时，猴子前来拜访。“怎么样，她回心转意了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老实的又

右卫门根本不知如何是好。“没办法。前田大人暴跳如雷，我准备切腹谢罪。”

“什么，切腹……那可不是个好办法。你不如说令千金已私下与人定下终身，然后向他道歉。”

“那不行，不能撒谎。前田大人是个明察秋毫之人。”

“但也别无他法了。不如这样，他若问那个人是谁，你就说是在下。之后的事，由在下来应付就是了。”

“你？你可是当真的？”

“不管认真与否，也别无他法。”

又右卫门只得再次去拜访利家。利家当然不会相信。“嗯？原来她已经与人私订终身？那就没有办法了。但为慎重起见，我想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

“是……是木下藤吉郎。”他真担心利家会大光其火。

“什么，猴子？不是开玩笑吧？”

“是……是。我也非常意外……”又右卫门不由吞吞吐吐。

“又左也是堂堂武士，罢了，我也不强人所难。就让我来做八重和猴子的证婚人吧。你有意见吗？”

一切都在猴子的预料和掌握之中。又右卫门根本无力提出抗议，只能心事重重地回来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前田又左都不愿意嫁的八重，又怎么可能答应嫁给猴子……然而当又右卫门忧心忡忡道出事情原委，八重却二话不说，满口答应。

“这猴子，不但会作战，对待女人也有一套，不可小觑啊！”信长得知这一切，不禁捧腹大笑。

“你和家康谈话时，斥退众人了吗？”信长盖完印章，对秀吉道。

“当然屏退了……”秀吉环顾了一眼四周，才继续道，“老臣们都认为，此次进京实为讨伐朝仓。”

“有人发现这一点了？”

“是。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了。”

“那么，是箭在弦上了。你现在做了些什么？”

“在下在滨松至冈崎沿途安排了二十三个小商贩，让他们散布谣言。”

“什么谣言？”

“我让他们四处宣扬：京城今年春天将很热闹，二条城烧毁后，将军的府邸落成，皇宫建设也在进行之中。三河守护将进京去赏樱花。”

“赏花之行当然甚是隆重。”

“是。要让百姓相信，三河、伊势、尾张、美浓、近江地区，已是一派太平气象。这是因为天下布武的荫庇。”

信长不禁皱起眉头，训斥道：“休要吹捧！这不像是你的习性。但离进京赏樱花的日子不远了。不，我们应该让它早早到来。”说到这里，信长吐了口气。

足利义昭被拥为征夷大将军后，信长开始转战伊势，让次子信雄领受伊势国司北畠具教的家业，三子信孝继承神户家。顺利平定这两个地区后，信长前去参拜了山田的大神宫，“天下布武”的印章就是那时定制的。

皇宫的衰败自不待言，就是大神宫，也破落不堪。如果任由民心涣散，无论多么强大的武力，也不能平息乱世——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信长才在定制“天下布武”印章的同时，开始修复皇宫。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困苦，此事不能操之过急，信长命岛田弥右卫门和朝山日乘负责修复事宜，在两三年内完成。

实际上，皇宫比信长想象中更加衰落。宫墙崩坏，四周围着竹篱和蔷薇。正亲町天皇和皇太子诚仁亲王带着两位公主、五个女官，不到十个人，住在破败的皇宫里。其实天皇还有两个女儿，但因为无处可栖身而让她们住进寺院。据说经常有百姓家的孩子从崩塌的围墙钻进皇宫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人影，只有一些葫芦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

信长的勤皇之心受到其父信秀的影响，但也和现实中的衰败之景不无关系。怎能让这种景象继续下去？无论翻到历史的哪一页，都会清楚地发现：皇室的衰败和天下的衰败是紧密相关的。首先要正本清源！

正因为了解信长的抱负和志向，秀吉更能捕捉到信长那一声长叹隐

藏的意义。

“眼下有碍赏花之行的是越前，要首先进攻那里。”

“是。在下让人散布传言：此次进京，是为了收集古物茶器，而且会不吝钱财。”

“收集茶器？”信长苦笑。足利义昭在信长支持下成为征夷大将军后，立刻推荐信长为副。信长却坚拒了。如果他成为副将军，越前的朝仓义景绝对不会服气。义景也希望通过支持流亡中的义昭，为日后谋些好处。作为斯波氏之守，他的出身比信长高贵。

“那个浑蛋看不清时势。”

“你是说义景？”

“嗯。如果体谅您坚辞副将军封号之心，他就该迅速进京才是。”秀吉笑道。信长仍然紧皱眉头，撇了撇嘴。“你大概还没猜中义景的心思。他以为我和将军最近势必发生冲突，才故意不进京。”

“正是。一旦产生冲突，将军显然会去越前寻求义景的支持。那时，义景就能以拥护将军为名与您一战，但这正是他没有看清情势的表现。”

信长打量了一眼秀吉，道：“猴子，我们到院中走走。”

含苞欲放的樱花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出了庭院，信长立刻登上假山的亭子。那里视野开阔，城内景象一目了然，不必担心有人打扰。

“家康进京之事可以确定吗？”

“千真万确。”

“武田已不必担心，伊势也已平定……”信长自言自语地掰着手指头，“猴子，你认为征讨朝仓最应注意什么？”

“攻进北陆时，万一浅井……”秀吉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信长凝视着天空。猴子又道：“本愿寺虽和比睿山有来往，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防备浅井的偷袭。”

信长半晌无语，然后咧嘴笑了。信长的幼妹——有闭月羞花之貌的市姬嫁给了浅井长政。夫妻二人如胶似漆，已经生下了两个女儿，信长也一直在尽力关照他们。浅井会和朝仓勾结起来，偷袭织田氏吗？

“还有呢？”

秀吉笑着施了一礼，道：“在下认为，不必从岐阜城带去过多兵力，而应当设法在途中募集壮丁……”

“在途中？你的想法是……”信长的声调突然变得尖锐。此次进攻朝仓，他最忧心的就是军队的调度。既已让人四处宣扬此次进京的目的，是为了检查皇宫修复工程的进展和搜集茶器，那就不便领大军前去。

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人察觉此意。因此，应该悄悄进京和家康汇合，等到北陆地区的积雪融化，趁其不备，一举击溃朝仓。此计如能成功，那么秀吉担心的浅井和朝仓家勾结之事也就不成了。因此，如何巧妙地调兵遣将，一直让信长头疼不已。秀吉看透了信长的心思和苦闷，于是提出在中途招募兵力。

“说说看，究竟该如何做？”信长催促道。秀吉展颜一笑道：“您从小就很喜欢相扑吧？”

“这和你的办法有何关系？”

“当然有。主公，您为近畿和伊势地区带来了太平，因此可借庆祝太平为名，在中途举行相扑表演。”

“哦。”

“如此一来，那些怀有一技之长的浪人，定会蜂拥前来。您可以从中挑选有器量、武艺高强的……”

信长不禁猛地一拍大腿，叫道：“到底是猴子！”

“地点就定在近江的常乐寺吧。立刻通告天下，让那些浪人早早知道；然后假装送运奖品，暗中送去兵器、粮草；接下来就可以欣赏相扑之名，带领亲信过去了。”

“明白了，我明白了，猴子。”

“您挑剩下的浪人，再由我们去接收。那些刚被选中的武士定会争先恐后杀敌立功，而老兵也会毫不示弱。如此一来，北陆之战必已……”

信长听到这里，忽然仰望着天空，放声大笑。他斥责人时声音洪亮，笑起来也令人心惊，吓得周围松树梢上的小鸟扑腾腾飞跑了。“哈哈哈，一边欣赏相扑比赛，一边进京赏花。好主意！哈哈哈！”

谈话结束，信长立刻下令在尾张、美浓和近江一带举行相扑比赛。

赛事的主持是颇有威望的不濂藏春庵。

二月二十五，信长一行悄悄从岐阜城出发了。次日，他们进入了常乐寺。二十七、二十八两日，从各地赶来的浪人逐渐聚集过来，整个常乐寺热闹不已。

“听说优者可以被选入伍，这可比得到奖品强多了。”

“无论如何，我要让信长公注意到我。”

大力士们窃窃私语着。

“就要天下太平了。要是没有战争就好了。”

“的确，织田大人乃是洪福齐天之人。”

男女老少议论纷纷。信长耳中听着这些话，悠然自得地在众人中行走。必须时刻倾听百姓的声音——这是信长一贯坚持的为政之道。

相扑比赛于巳时正式开始。

以前用来祭祀佐佐木氏家神的这个沙沙贵神社，如今僧房鳞次栉比。寺庙中央的空地上，画出了一个圈子以举行相扑。四方柱和观赏席上张好了帷幕。这一切无不反映出佐佐木氏（六角氏）的衰败和织田氏的兴盛。

信长穿过人群，正了正衣装，在席上落座。谁都没有发觉他刚才就混在人群中，所以众人一时都有些畏惧，齐刷刷地盯着信长。信长的神思却已经离开了相扑，转往他处了。

此地西临琵琶湖，背靠群山，信长不禁想在安土这天然要塞建起一座雄伟的城池。如果在山麓至内湖一带建起街市，取消一切关卡，允许天下商人自由出入，那么此处无疑会成繁华之地。岐阜城也不错，但这里离京城比岐阜更近。若派水军驻守，依托比睿山，定能号令天下。平定天下应从收拾朝仓开始……想到这里，信长举目向赛场望去，只见长光河原寺的大进和百济寺的雄鹿正面红耳赤地对峙着，交缠在一起。

喜好相扑的信长立刻被吸引住了。很快，以腰间力量见长的大进取得胜利。此时，雄鹿的弟弟小鹿飞身上前，一把抓住了大进的腰带……

当鯰江来的相貌凶恶的又市郎昂然上场后，比赛逐渐进入高潮。浪

人宫居左卫门被又市郎高高举过头顶，扔出了圈外。此时，青地与右卫门又冲了上来。他人如其名，皮肤青白细腻。二人是今天比赛中最为旗鼓相当的对手。他们微微下蹲，肌肉如铁块般隆起。双方虽然都渴望马上战胜对手，但没能分出胜负，决斗拖到了次日。还有两人——大唐正权和深尾又次郎也是棋逢对手，比赛同样被拖到次日。

这两天艳阳高照。因为比赛是在佐佐木氏的一员六角承祯的家神前举行的，信长给百姓带来的震撼非同一般。

“拒任副将军之职的织田大人，真是威猛无比呀！”

“他带过来的奖品可真丰富！”

青地与右卫门和鲰江的又市郎很快被选拔上；深尾又次郎、大进、眼左卫门等则被任命为两人的部下；另外选取了一百八十余名浪人，或作为足轻武士，或作为壮丁。一切安排停当后，信长率众离开了安土。信长与其亲信木下秀吉，使得京城之春热闹非凡。

二月三十，信长走进了典药头半井庐庵的府邸。诸大名纷纷前来问候。松永弹正久秀和细川兵部大夫藤孝试图搞清信长进京的真实目的，不时前来打探。

“主公，现在街面上流言满天飞。”秀吉道。信长回道：“是说我前来征讨越前的？”

“正是。您看这样如何？让丹羽五郎左卫门陪茶人友闲法师往泉州堺市收集茶器。”

“好主意……”

丹羽五郎左卫门在织田家与柴田权六并重，如果让他特意去堺市收集茶器，肯定会给外人以织田休战息兵的印象。

“好，就派他们二人去吧。但现在为时尚早，等京城里樱花烂漫时再去不迟。”

到三月初七，一直暗中等待的家康也抵达了京城。信长于是去见将军，建议他在二条城的新府邸招待诸将，欣赏能乐。

修建二条城的将军府，也是信长苦苦思索后的决定。自从平定京畿，

信长认为重树幕府权威是稳定人心的第一步，于是他在原来的废墟上向东北扩展了一町左右，于去岁二月二十七开始动工。经过一年的紧张修建，新的将军府终于落成了。

其中假山泉石最让信长费心。在搬运昔日足利义政将军府里的九山八海石和细川府内的美户石时，信长亲自前来，让人用绛罗绸缎包裹石头，请来鼓乐队，举行了盛大的搬运仪式。这种安排不仅是为了讨将军义昭的欢心，更是出于稳定京城人心的目的。再加上进京后免收赋税，军纪严明，信长立刻赢得了百姓的信赖，称赞他不愧为织田上总介。

二条城的能乐表演定于十四日进行。

樱花怒放，通往新宅的大道装饰得华丽无比。被邀前来的公卿们好像终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个个面露笑容。出席的武家有伊势的国司北畠、飞驒的国司姊小路、德川家康、畠山高昭、细川藤孝、一色式部大夫、松永久秀等，越前的朝仓虽然也在被邀之列，却未作应答。

在木香飘逸的新府，观世太夫和今春太夫轮番起舞。

“真没想到还能在京城看到能乐表演。”有的公卿甚至感极而泣。将军义昭特意来到信长面前把盏：“这些人都希望你能任左兵卫督之职，你此次能接受吗？”

信长赶紧摇头辞谢：“不可不可，信长不过做了该做之事。”

家康不时看看信长，故意没有打招呼。

新府举行的能剧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百姓中间流传的征讨朝仓等传言的影响。

四月初一，丹羽五郎左卫门陪着友闲法师，牵着几匹满载金银的骏马前往泉州堺市收购名器。因为事前已经公布了这次行动，所以不断有各地名器汇聚前来。天王寺屋宗及的果子绘、药师院的茶器小松岛和油屋常佑的花筒柑子口等，都是在此时汇聚起来的。

信长一边试图瞒天过海，一边在众人面前急道：“皇宫建得太慢了。”他开始每日来往于工地间。他穿着绛紫色战服，骑着黑色战马，故意每日在街面上驰骋。了解其从前行事风格的人，看到他如此急躁，都禁不住大感惊讶。

几万根木材从大坂运到鸟羽，又从鸟羽运进皇宫。监工是大泽大炊介。一切都依古礼进行，木匠都头戴官帽，身穿朴素的官服，不断往来于鸟羽和皇宫之间，奇异的装扮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织田上总介对皇室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百姓纷纷称道，事实也正是如此。但只是皇宫落成，若缺少点睛之笔的话，将很遗憾。因为皇室的领地都在地方上，地方起了战乱，朝廷也是颗粒无收。所以，信长一边操心皇宫的建设，一边主张重振皇室的收入。其办法是：借米给京城的百姓，所得的利息归皇室。这样一来，皇室就有十五石左右的月入，应该能保障只有十来个侍从的正亲町天皇的日常生活。

京城的樱花凋谢了。绿意笼罩着古都。为了让古都永远享受太平的阳光，是推行“天下布武”的时候了，除了战争，别无他路。德川家康率队驻扎的相国寺里，忽然有密使来访。无疑，北陆山间的积雪已经融化，春日正照耀着那里的山谷。

元龟元年四月十八。家康对外称，既已遍览京城春色，该回滨松了。转眼到了四月二十。

“今天没有看到织田上总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工匠们议论纷纷时，信长已紧跟着家康，经近江的坂本向若狭路进发了。队伍前面飘扬着一面枯叶色大旗，其后紧跟弓箭营和火枪营，然后是信长引以为傲的长枪营，共三百人；接着还有先头核心部队，有八角将、九爪将、十二牙将、三十六飞将，率领着五百余骑，径向越前的敦贺而去。

战如疾风，攻如溃堤——一向神速的信长军队，转眼就迈过了若叶山。

二 家康急谏

若叶山的小谷城迎着融融春阳，如同鬼斧神工的翡翠一般，反射着夺目的光芒。

小谷城背依横山、金糞、伊吹三山，左靠虎姬山，右临湖水。从金糞山流出的一条玉带闪闪发光，掩映在绿叶之中的城郭，沐浴着太平的春色。小谷城依山而建，本城就筑在山顶，次即二道城、京极苑、山王苑、赤尾苑，完美地利用了地形。这座坚固的城池，使浅井家的三代繁荣一脉相承，从祖父亮政、隐居的久政到现在的城主长政，堪堪享受了太平。

本城的内庭里，市姬正在给长女茶茶姬叠纸鹤。市姬是信长最小的妹妹。她灵巧地动着手指，专心叠着纸鹤，秀美的脖颈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从侧面看去，她的脸庞仿佛要溶化在阳光中。她长长的睫毛流露出寂寞。但那轮廓、眼睛、鼻子、脸和肤色，却完美无缺。她已是二子之母，且已怀上第三个孩子，但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在一旁眼巴巴看着母亲叠纸鹤的茶茶姬，也如同清纯的偶人一般可爱、美丽。侍女不在房里。次女高姬在市姬的膝边爬着，不时发出唧呀声，敲打着榻榻米。

“母亲，还没好吗？”

“马上就好。茶茶是个好孩子。乖，再等等。”

“茶茶是个好孩子。茶茶等。”

在貌美者层出不穷的织田家族，市姬是最出众者。她为了哥哥信长